

國

語

冊五



國語卷第二十一

越語下

韋氏解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

句踐三年魯哀元也

范蠡進

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

持守也盈滿也

有定傾

定安也傾危也

節事

節制也

王曰為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

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

定傾者與人

與人好謙傾危之心也人當卑辭

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

節事者與地

與地好謙傾危之心也時不可彊成之

屬

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

日陽盛則虧損盛而

不驕

盛元氣廣大時不驕不自縱弛

勞而不矜其功

矜勞動而不已也

其功施而不德也

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

隨時時止則止

天時不作弗為人客

天作起也攻者為客起謂

人事不

起弗為之始

人事謂怨叛逆亂

今君王未盈而溢

國未富實而君意溢

未盛而驕

道化未盛

不勞而矜其功勤勞

而自大 其功 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 吳未有天災 人事不

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 天應未至人

於天而失 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 妨損也

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 德尚禮讓 兵者

凶器也 言害也 爭者事之末也 言附賢者修其德而不行然後

用武故曰爭 陰謀逆德好用凶器 陰謀逆德也 始於

人者人之所卒也 始以伐人 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

淫佚 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

貳言陰謀 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 五湖今太湖 不勝棲

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

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

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 已在傾危

人對曰卑辭尊禮 言當卑約其辭尊 玩好女樂 玩好珍寶

也士大夫女樂謂士女於大夫尊之以名謂王之如此不已

也不釋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王曰諾乃令大

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

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

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

付也管籥取鍵器也月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

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

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

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官於吳官為臣三年而吳人遣

之句踐以魯哀元年棲會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句踐

此則魯哀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更欲

修政故事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

事不失為一不偏也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

名而兼其利

利受其名受其功名也

美惡皆成以養其

生

皆物之美惡各有其宜

時不至不可彊生有物生各事

不究不可彊成

生究窮也窮則變

自若以處如若如也自

也

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

不先唱待其因時之

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

功農穡絲

除民之害以避

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

貨財曰倉

民衆殷殷盛無曠

其衆以爲亂梯

曠空也梯階也無令空田廢業時將

有反事將有閒

時天時事在越而吳事有闕隙之過也時還

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恆常也制

度也事無閒時無反

吳事無闕隙則撫民保教以須之

也

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對曰

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

三樂三樂三樂勸事樂業不亂

民功不逆天時

從事有業故功不亂

五穀睦熟民乃

蕃滋睦和也滋益也蕃息也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

交俱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

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朔三光盈縮用兵利鈍之常數柔而不屈外雖柔順內不

屈彊而不剛內雖彊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唐尚書云言無

德行虐習以爲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死生

因天地之刑死殺也刑法也推亡固存亦是也天因人

因人善惡而禍福之聖人因天天垂象聖人自生之天地形之

形見也見其吉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以是故戰勝而

不報敵家不取地而不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

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

大夫種爲之爲治國也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曰先

人就世不穀卽位先人就世終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

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遊田

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吳人之那不穀亦

又甚焉那於也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

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

反乃可彊索者不祥索求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時得

而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失德滅名流走死亡

有奪有予有不予所有奪予而復奪也王無蚤

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

也未可知或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

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亂民

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憎輔遠弼相導為輔聖人

不出聖通也通智忠臣解骨賈唐二君云解骨子胥

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皆曲相御莫適相非

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偷苟

也且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十六年魯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

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鏹以死在魯哀十一年對

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形

也天地之占未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刑雜猶俱也

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十七年魯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對曰

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王姑待之王

怒曰道固然乎固故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

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

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

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恐新也

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堪也

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王其且馳

騁弋獵無至禽荒示不以吳為念宮中之樂無至酒

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彼其上將薄其

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修馳騁射獵不以為意必不修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又

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乃可以致天地之殛

殛誅也王姑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

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謂魯哀十六年王召范

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語曰觥飲不及壺殮觥大也

飲謂盛饌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殮之救飢疾言己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

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臣故將

謁之謁請也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

趨之唯恐弗及蹶走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

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

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

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

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羸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天節固然然有轉化

唯謀不遷謀必素定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

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湯武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以爲常

縮也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無過天

極究數而止極主也究窮也無過天道天道皇皇日

月以爲常皇皇明也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

盛滿時微謂虧損薄蝕時法其陽至而陰陰至而陽

至謂極也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

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轉運虧也後則用陰先則用

陽後固動先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

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

為陰蔽也先動者用人無藝往從其所藝射的也無

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為制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

其野言敵以剛柔來禦己其陽節未彼來從我固守

勿與戰也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變則有災又觀其

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尚盡其陽節盈

吾陰節而奪之利彼盛陽勢則已盡而吾陰宜為人客剛

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時宜

陽數不可盡雖輕易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

柔而不可迫數時宜為主柔不可困迫之凡陳之道設

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

陳其牝牡使相受之

蚤晏無

失必順天道

晏晚也

周旋無究

究窮也若日月然也

今其來也

剛彊而力疾

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

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姑蘇宮之臺也

湖或云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子齊言士吳語曰越王以

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子齊言士吳語曰越王以

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使王孫雒行成於越

姓也王孫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使越棲於

今王君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

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庸用也

以用也得時不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天節不遠五年復

反數節一期也五年再閏天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危小凶謂

遠凶謂死滅近五年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先

詩人也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言吳今君王不斷其

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滅亦不遠也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

禮愈尊

也愈益

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

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

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

十年不收於國王姑

勿許其事將易冀已

冀望也易望已謂不勤難也

王曰吾欲勿許

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

應使者

也提挈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

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

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

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

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

也忌惡

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

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

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也周禮

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陂涯也鼃龜魚鼈之

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水邊也余雖覲然而人

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覲面目之貌譏譏巧辯之貌

言方欲距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

助天爲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請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

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

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爲子得罪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

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

滅吳事將易冀是也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

矣勉王以德欲隱遁也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

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

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

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

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

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法制

也意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金

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泱

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曰環會稽三百里者以

爲范蠡地也環周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

終沒於越國此誓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

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國語卷二十一

校刊明道本章氏解國語札記

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爲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爲祖有未經其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線而已前輩取勘公序本皆謂爲勝然省覽每病不盡傳臨又屢失真終未有得其要領者丕烈深懼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鈔者開雕以餉世其中字體前後有歧不改畫一闕文壞字亦均仍舊無所添足以懲妄也讎字之餘頗涉補音及重刻公序本綜其得失之凡而札記之金壇段先生王裁嘗謂國語善本無逾此其知此爲最深今載其校語惠氏棟閱本借之同郡周明經錫瓚家亦載之以表微參管窺者以某案別之旁述見聞則標姓名諸注疏及類書援引殊未可全據故多從略總如